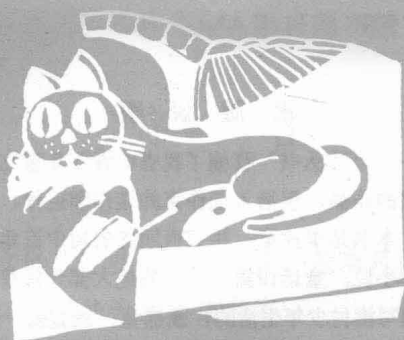


白蹄儿流放记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白蹄儿流放记

李述宽 岳长贵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八·沈阳

出版说明

“绿叶丛书”收编了我省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包括入选作家的佳作和近作。

本书是李述宽、岳长贵同志的短中篇集，共选小说、童话19篇。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描写渔村少年生活的，或捕鱼，或捉蟹，或养虾，或养貂，或赶海……描绘了一幅幅渔村生活的绚丽画卷，塑造了一个个渔村少年的光辉形象。情节起伏跌宕，生活气息浓郁，读来趣味盎然。

白蹄儿流放记

BAI TI ER LIU FANG JI

李述宽 岳长贵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责任编辑 佟乃林 封面 插图 赵径寰
丹东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¹/32·印张8 $\frac{1}{4}$ ·字数170,000·插页: 2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27

ISBN 7-5315-0226-7/I·21 定 价: 1.40元

序 言

翻开这本集子，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海风挟带着海水的新鲜气息，使读者不禁为之神清气爽。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海滨度过的。因而对这本集子中以黄海北部地区渔家儿童为主人公的一些篇章，自然会倍感亲切。

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无不具备着作家本人的一些特定的风采。比如说民族性、地理性、生活经历、个人情趣等等，都理所当然地会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的风格。李述宽同志和岳长贵同志都是黄海之滨的东沟县人，即使是人到中年，他们仍然一直不曾离开大海的怀抱。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有了丰富的海洋生活体验，因而也就更能够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大海的儿女们的生活实践和精神面貌。

大海是辽阔的，一望无际。因此，那些把听着潮汐的浪涛声，当作催眠曲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也就从大海母亲那里，继承了勇敢、开朗、正直的性格。《浪花朵朵》里，出海割硷蓬子的小强、小英与小和，拾到了别的渔船丢失的网具和一网鱼虾。茫茫大海，鱼虾是自生自长的，但他们却不肯捡这个“洋捞儿”，而是冒着风浪，划着小船在大海里到处寻找失主。《“小多余”养虾》写的是一个渔家小姑娘的

故事。父亲由于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把这个独生女儿叫“小多余”，以表示对她的轻蔑。但这个大海的女儿不肯对命运屈服，不愿向落后意识低头，她独自摸索，大胆提出了人工养殖对虾的设想。她几经艰难、曲折和失败，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了远近闻名的“虾女”。显示了渔村新一代渔民的敢于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同时也展现了八十年代少年们的崭新面貌。

当然，最能表现“海之子”性格的还得数那篇早已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大橹的故事》了。我最早是从电影里欣赏到这个动人的故事的。为了递送从敌人那儿弄来的海防情报，儿童团长小铁历尽艰辛，在匪窟里和大海上，跟敌人展开了惊险、艰苦的斗争。他一次次被敌人捉住了，忍受着残酷的折磨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勇敢、机智地跟敌人周旋，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全文以一根大橹作为“贯串道具”，把战争年代海上的斗争生活描述得活龙活现。小说最初发表时就曾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故事主人公小铁是和战争年代的众多的小英雄张嘎、海娃等齐名的。“不要忘记过去”，今天新一代小读者们读这样的作品，仍然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集子中一些作品里，还生动具体地介绍了渔村儿童们的与大海有关的生活，讲他们怎样在海上捉蟹（以及那关于法海和尚的传说），讲他们怎样捕鱼、怎样养虾，怎样养貂、怎样采石砺，以至于关于大橹上为什么要安一个“橹脐”……这些渔村生活的介绍，对许许多多没有海洋生活经历的小读者来说，无疑也是对他们知识宝库的一次充实。

还应该提出的是作品中充溢着的儿童情趣。我很喜欢《八只绿皮鸭蛋》这一篇。这里写的是鸭绿江上游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我曾经到过那儿。那里的江面不宽，跟对岸的朝鲜隔江而望，鸡犬相闻。这才发生了朝鲜一只母鸭游过江来，在西岸的中国小姑娘江丫家草垛里下了八个蛋的故事。怎样归还这八只鸭蛋，便是这篇小说的线索。故事的情节跌宕、曲折，设下一个个悬念：知道是朝鲜鸭子下的蛋，怎么往回送呢？鸭蛋忽然不见了，江丫怀疑是弟弟拿去的，怎样说服弟弟自觉自愿地送回来？最后，又出人意料地把鸭蛋孵成小鸭，让它们自己“越过国界”去“回娘家”……作者用儿童的语言，儿童的心理描写来讲这个故事，读来亲切生动，饶有趣味。比如姐姐江丫编故事讲给弟弟小舟听：“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啦，那时还没有我……”

“有我吗？”弟弟问。

“更没有你啦！……”

连姐姐都不曾有，怎么会有弟弟呢？这不是废话吗！但这样的问话出之于一个幼稚顽童之口，恰恰使我们不但不感到啰嗦，反而觉到既真实而又有趣。

还有《山雀惊飞》中，那个看雀的小海子，淘气得那样令人喜爱……

此外，集子中还收录了《白蹄儿流放记》等四篇童话。尽管作者创作的童话不多，但这四篇也都各有千秋，堪称佳作。

再值得一提的是，述宽和长贵从进行业余创作伊始，就采取了合作的形式，他们集中了两个人的优点和长处，写出

许多优秀的作品来。而且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他们的合作一直不曾中断过，这也是难能可贵的。1986年，他们二人同时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正是他们这种成功合作的被肯定。

述宽和长贵不只是写儿童文学，他们也写了一些成人作品，长篇小说《风浪口》和《大海情》便是其中的两部。但我总认为他们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显得更有光采。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在这块园地上，勤恳地耕耘播种，让儿童文学中的海洋题材的花朵，开放得更加璀璨绚丽吧！

吴梦起

1988.3.7

目 录

序	吴梦起
一奶同胞	1
宝剑岛	15
浪花朵朵	25
八只绿皮鸭蛋	37
铁 锚	50
摆渡口	59
养貂姑娘	64
捉 蟹	74
“小多余”养虾	83
瓜瓜看瓜	98
山雀惊飞	109
我和后娘	116
风雨图	133
复活的虾女	140
大橹的故事	154
一朵离枝的花	225

鸚鵡螺	232
白蹄儿流放记	236
小狸猫告状	245
后 记	255

一奶同胞

我身体不好，组织上批准我提前退休。按规定，我的一个子女顶我的班，人们习惯地叫做“接班”。这当然是好事。可是我有两个孩子，让哪个接班呢？

老伴来信征求我的意见。让女儿小惠去？还是让儿子严军去？我答复：一奶同胞，让他俩自己合计吧。

十多天后，老伴又来信说，他俩都争着要接这个班，天天争吵，只差没扯“黄瓜架”了，让我赶紧回来定夺，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

看这信上说得严重，单位又催着办接班手续，我只得亲自回去断这一场“家务官司”了。

汽车在丹普路上飞驰着。我麻搭着眼皮，半睡不睡的，想着如何断这场“官司”。这事情，使我深思，使我烦恼。办法没想出来，倒勾起了一段往事……

我父亲四十岁那年，瘫痪了。当时还没实行合作化，正是插秧换工的互助组阶段。全家土改时分了八亩二分地，我是老大，当然应该由我下来种了。那年我十六岁，读小学六年级。我含着眼泪背着书包回了家。可父亲说，我再有三个月就毕业了，让我“糊弄”个毕业证书，说不定日后能有用

场。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全班除了几个成绩不及格的同学，全都报考了中学。这时的我心里猫抓一样地难受！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拔尖的，考取中学毫不成问题。

毕业典礼大会开过后，升学的留下来复习功课，不升学的就离校了。

我含着眼泪打好了行李卷儿，刚要往肩上背，班主任拿来一张报考登记表让我填。我说：“我不升学了！”

班主任说：“你家长同意你报考呀！”

“谁说的！”

“你弟弟李连成刚才到办公室来，让我拿表给你填！”

我跑到家一问，是弟弟说服了父母，让我报考。

说也凑巧，全班只考上了五名，其中就有我一个。

录取通知书是弟弟拿回来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穿了件红背心，后背上有两个拳头大的窟窿，露出黑溜溜的脊背。下身穿着条白裤衩，腓上打了个浅色的补丁。一双赤脚板踏着石阶啪啪响，“通知书”高高擎在手里挥动着，活象挥舞着一面旗帜。他龇牙笑着说：“哥哥，祝贺你！”

我正在刨地，把镐头一撂，将手上的泥往身上蹭蹭，激动地接过了通知书。从上学那天起，我就决心好好读书，念完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上大学……可是，看见躺在炕上的病父亲，我就意冷心灰了。我的眼里涌出两股泪来，两手扯住通知书，刚要撕，弟弟一把夺过去，用埋怨的目光望着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可又没张口，飞也似地跑回家了。

傍晚，我刚进院，就听见爹在唉声叹气地说：

“唉，你身子骨还没长硬啊，种庄稼可是个硬活儿，够呛啊！”

“爹，我比俺哥挺实多了。前天，俺俩比挑土，他都输给我啦！”是弟弟在回爸爸的话，话音带着奶声奶气。

弟弟说瞎话。我根本没和他比过挑土。他显然是争着下地干活，让我去上学。

“互助组里哪有象你这么小的劳力？”

“我去不就有了！爹，你不是十三岁就给地主扛活吗。我都十四啦，爹，就这么定了，哥读书，我下地干活，等俺哥回来，你就这么说！”

听到这里，我的鼻管一酸，再也听不下去了，跌跌撞撞地冲进屋。刚要对父亲说我种地，让弟弟上学，可弟弟未等我开口，就猛地扑到我身上，欢欢喜喜地说：“哥，爹和妈都同意让你去念中学，咱老李家祖祖辈辈没个念书的，你可要为咱家争光啊！”

当哥哥的，哪能让弟弟失学种地，自己上学念书呢！我不答应，可他使劲摇着我的胳膊说：“哥，我一捧起书来，头就痛，早就不爱念了，再说，我已经认得眼眉前的字了，不把一字当成扁担就行了呗！”

其实，他在撒谎。他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比我差。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

他见我一直没点头，从兜里掏出一份退学证明书来：“哥哥，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已经退学了。”

听他说退了学，我一下子就把他推出好远：

“你……这么大事，怎能自做主张？”

他龇牙一笑：“咱不是一奶同胞的亲弟兄吗？分什么你，我的，谁能念就念呗！”

妈妈见这情景说：“连德啊，你弟弟那个犟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就由他去吧！”

弟弟确实是头小犟牛！有一年，妈妈上县城医院治病，他非要跟着，妈妈没带他，独自上了汽车。谁知汽车跑，他跟着汽车跑，妈妈满以为他跑累了就回去，哪知，当妈妈诊完病，从医院出来，只见他坐在医院门口的石阶上，两只脚板都磨起了泡，不用问，这二十里路他全用两脚跑来的！

到底还是弟弟留家干活，我上学了。中学校设在东沟镇内，离我家整整二十里。因为家贫，无法在校食宿，只好走读。每天放学回来，弟弟不管怎么累，都欢天喜地迎上来，接下我的书包，背在自己的身上，嘴里喊着一二一，迈着正步走在我的头里，就仿佛他自己刚打学校回来似的。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却不见弟弟前来迎我，进了家门见妈妈坐在门槛上擦眼泪，我诧异起来：

“妈妈，连成呢？”

妈妈朝我挥了挥手，小声说：“手割伤了，躺在炕上睡了，别吵……”

原来，互助组规定，给谁家割庄稼，谁家出打头的。今天轮到我们家割豆子，弟弟当打头的，不小心砍了手，血把他的半截袖筒都染红了。

我一边听妈妈的诉说，一边簌簌地往下淌眼泪，弟弟这完

全都是为了我啊！

里屋炕上传来弟弟的话：“妈妈……我的手……别告诉俺哥呀！妈妈，一定不要告诉……”

我赶忙跑过去，看他。扒拉他几下他都不动。啊，刚才他是在说梦话。我越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了，捧着弟弟那包着纱布的手，呜呜地哭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照例背着书包出了家门，但并未到学校去，拎把镰刀到地里干活去了。我干得很卖力气，仿佛要把欠弟弟的“债”，通过手里这把镰刀偿还似的。我正干得起劲儿，弟弟跑来了，两手握拳，象捶鼓一般地往我的后背上擂，边擂边哭着说：

“谁叫你旷课？谁叫你旷课？”他一下把我手中的镰刀夺下来，扔出老远。

自然，这一次我又没拗过弟弟。我答应上学去，弟弟又格格地笑了，还把妈妈特意给他煮的两个大鹅蛋，硬往我的书包里塞了一个……

我刚想到这儿，汽车哧嘎一声停住，到站了。

我提着旅行袋下了车。

这是一个农村小站，站外全是收割完了的稻田地。我顺着一条渠道走到头就到了家。

刚走到大门外，就听见小惠和严军在屋里亮着嗓门儿吵，一个比一个声高：

“你为什么不为我的前途想想？你就忍心让我爬一辈子地垄沟？”

“你别张口闭口都是我、我的，我是你姐姐，不管怎么

说，比你早到这个世界几年，轮大襟也该先轮到我了！”

“你是女的，将来是外姓人，接班接班，顾名思义，只有儿子才能接父亲的班！”

“呸！重男轻女！封建残余思想还没肃清，就冲这一点，就不能让你接班！”……

听到这里，我的心都气哆嗦了！我大声地咳嗽了一声，屋里一下没了声响，跟着，小惠和严军争先恐后地冲出门来。小惠麻溜地接过我手中的旅行袋，严军上前把住了我的一只胳膊，姐弟俩把我簇拥进了屋。

小惠给我倒了一杯水，严军给我点着一支烟。他俩小时候，我每次回来，总是这么接待我的。那时，我感到的是喜悦，是欣慰。可是，今天我却觉得心揪得慌，想怒，又想哭！

老伴看看两个孩子，又看看我，脸上现出一副悲戚的表情，长长地叹口粗气。

老伴知道我喜欢喝点酒，便拉了一捆稻草塞进灶洞点上了，准备为我炒几个下酒菜，并打发严军到供销社去打酒。

严军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转身进了耳屋子，推出一辆自行车。刚把装着酒瓶子的手提兜挂到车把上，小惠“噢”的一声，跑出去，拦住了车把：

“干吗动我的车子？我自己都舍不得骑呢！”

老伴说：“叫他骑骑怕个啥，也坏不了！”

小惠脑袋一拨甩：“不嘛，不嘛！就不嘛！那是小陈给我买的，属于我私有财产！”

“不骑就不骑，往后，你也甭想动我的东西！”

严军将车把往小惠手里一送，摘下提兜，抡风使性地走开了。

我瞪着眼睛看着这场表演，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姐弟之间，怎能闹到这种地步太不象话了！不知为什么，我和弟弟之间的往事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从我家到学校，抄近路也有二十华里，冬日天短，放了学，一步一步地走到家，天就大黑了。弟弟怕我一个人走夜路害怕，每天总是打着自己糊的八角灯笼来接我。每当我远远地望见那一闪一闪的火光，我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暖流。

可是，这一天却不见了那一闪一闪的火光。我担心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溜小跑进了家门，却见弟弟蹲在屋当间擦拭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虽然很旧，但车身擦得锃亮，车座上包裹了一个用破布头拼缝成的座垫儿。用手一按，渲透透的。

我家穷，



从没有过车子，就问弟弟：

“你在替谁擦车子？”

弟弟站起来，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朝我龇牙一笑：

“替你呀！”

“去你的！唉，咱哪能骑上这玩艺儿。”

弟弟用沾满油污的手往车座上一拍：

“甭说这种丧气话！从今儿个起，这车子就姓李啦！”

妈在一旁证实说，车是从寄卖商店买来的。

“花多少钱买的？”我生气地问弟弟。

“六十四元。”弟弟从兜里掏出发货票给我看。

“家里的日子够苦的了，谁叫你稀罕这玩艺儿！”

大概是我的话刺了他的心，一股热泪从他油渍麻花的脸上淌下来，哽哽咽咽地诉说开了：“哥呀，邻村的三娃、立柱他们都骑车上学。一次，我看你抚摸着他们的车子，瞧过来瞧过去，是那么羡慕，我想，你一天上下学跑四十多里路，也太苦太累了，就趁下工的空儿，打黄鼠狼、捕鱼蟹，想着法儿卖钱攒着，说啥也要给你买辆车子。新的买不起，旧的也能帮着赶路啊！今儿个我上街看这辆车卖六十四元钱，一想我攒的钱够了，就这么给你买来了。哥，我攒的钱没花了，小匣里还有六元呢！”

弟弟说到这儿，我想起去年春节买衣服的事儿。妈妈看弟弟的衣服补丁连片，想给他买件新衣服，就从他已攒的五十二元零七分的木匣里抽出二十元，替他买了一套涤卡衣服。晚上他下工回来，妈妈拿出衣服叫他穿上试试。他乐得摆下